

##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聲請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第一庭敏股法官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之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就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未設有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即婚生否認之訴）之除斥期間規定，於此範圍內，應受違憲宣告。

### 審查客體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審查客體：

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所涉憲法上權利：

憲法第 22 條（家庭權、人格權）。

憲法法庭收文號
113 年度
憲 A 字第 1868 號

## 聲請判決之理由

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聲請人於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13 年度親字第 5 號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事件等（下稱系爭事件）時，對所應適用之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依聲請人之合理確信，認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22 條之規定，應屬違憲，且系爭規定違憲與否，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詳後述），爰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見附件），向 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判決。

又，聲請人前於審理另案，即本院 109 年度親字第 33 號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時，以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22 條收養自由、家庭權為由，於民國 112 年 2 月 13 日向 大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當時聲明係以：「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就關於提起確認之訴而未對起訴期間為任何規範部份，應受違憲宣告」。嗣該另案之聲請經 大庭於同年 4 月 28 日以 112 年憲裁字第 16 號裁定不受理，理由略以：「…惟查系爭規定就期間部分既未有任何規定，法官即無適用之可能，是就此而言，系爭規定並非審理系爭案件所應適用之法

律」等語。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認有必要就程序要件為補充說明如下：

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前於 107 年 2 月 12 日，於審理 106 年度訴字第 94 號案件時，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未就同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為規範」（即所應適用論罪科刑之法律，未設有減刑之規定），而認此一「未為相同（減刑）規範」之情形，違反憲法第 7 條之平等權，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解釋，並經司法院認與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意旨相符而受理，而作成釋字第 790 號解釋。

是聲請人認本件聲請，係以系爭規定未設有如與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之除斥期間規範，從而有侵害憲法第 22 條之家庭權、人格權之情形（詳後述），除與上述司法院釋字第 371、572、590 號解釋、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規定意旨相符外，並與 大庭上述及其他受理聲請之判決先例<sup>1</sup>意旨相符。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 80 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司法院釋字第 372 號解釋著有明文。依據憲法上開規定及司法院上開解釋意旨，聲請人身為法官

---

<sup>1</sup> 大庭其餘所為同類之判決先例，並請參照詹大法官森林於 大庭 112 年憲裁字第 16 號裁定所提出（許大法官宗力、林大法官俊益、黃大法官瑞明、謝大法官銘洋加入）之不同意見書，第 3 至 5 頁，茲不贅述。

，本有忠實適用法律審判之憲法義務，然對系爭規定既有牴觸憲法之確信，又不得認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唯一之解決途徑，僅有遵循上開解釋、規定及 大庭判決先例（受理同類型案件並做成解釋、判決）之意旨，向 大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而已。是倘大庭認本件仍有變更前開判決先例之受理要件，而予以不受理之必要，聲請人懇請 大庭於本件裁判一併明揭、釐清就此類「未為相同規範」事件，於憲法訴訟法之適用、受理標準，俾使聲請人及全國其他同具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權之法官<sup>2</sup>得以遵循，附此敘明。

###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

#### 一、案件事實

系爭事件之原告起訴事實略以：原告與訴外人 甲 於民國 107 年 9 月 21 日結婚，於 108 年 9 月 5 日離婚，而被告 乙 於 108 年 0 月 0 日出生後，原告於同年 3 月 12 日檢具被告之出生證明書、出生登記申請書，向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申請登記為兩造之子女。然被告並非受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推定之（原告）婚生子女<sup>3</sup>，

---

<sup>2</sup> 就本件所涉及之系爭規定而言，就聲請人搜尋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之結果，除聲請人前已聲請 大庭為憲法裁判之 109 年度親字第 33 號、111 年度親字第 16 號外，至少即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於審理該院 110 年度親字第 8 號事件時，亦認系爭規定違憲，而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 大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最後瀏覽日：113 年 11 月 5 日）。

<sup>3</sup> 本件被告之受胎期間依民法第 1062 條第 1 項規定，為 107 年 4 月 14 日至同年 8 月 13 日，則被告取得原告婚生子女身分之依據，應為民法第 1064 條。

又兩造實無真實血緣聯繫，故此一戶籍登記與真實之親子關係不符，使兩造間之私法上關係不明確，足使原告之法律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並得以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除去此種不安狀態，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聲請人本於事實審之職權，經請兩造提出事證及攻擊防禦後，認戶籍登記登載本件原告為被告之父，則此一戶政登記是否真實，即兩造間之親子關係存否，對原告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 二、系爭規定在系爭事件適用之必要性

本件原告就兩造間之親子關係存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已如上述，從而業已符合系爭規定。倘系爭規定為合憲，聲請人即應適用系爭規定；反之，如系爭規定對起訴期間未如同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設有關於起訴期間之規範為違憲，此時聲請人於系爭事件中，即得以欠缺程序要件駁回。故系爭規定即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即有直接影響。

### 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壹、系爭規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家庭權、人格權：

一、家庭權、(未成年子女)人格權之憲法上基礎為憲法第 22 條：

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本院釋字第 362 號、第 552 號、第 554 號及第 696 號解釋參照）。家

庭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繁衍、教育、經濟、文化等多重功能，乃提供個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並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此為司法院釋字第 712 號解釋所明揭。是人民之家庭權，係基於人格自由，及發展自我之尊嚴與價值，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次按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應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憲法第 156 條規定參照），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社會及經濟之進展，採取必要之措施，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及第 689 號解釋參照），此亦為 大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所明揭。是人格權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且未成年人之人格權應受國家特別保護，當無疑義。

## 二、系爭規定之意涵：

依照系爭規定立法理由<sup>4</sup>之說明，可知系爭規定係為平衡兼顧就

---

<sup>4</sup>「親子或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為定子女與被指為生父或生母間、養子女與養父母間有無扶養、繼承等法律關係之基礎，並常涉及第三人（如其他繼承人）之權利義務；復因現今科技進步，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例如人工生殖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條規定），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得提起確認之訴，俾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以應實際之需要，並保護子女之權益。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爰規定如第一項所示」

親子、收養關係有爭執者及子女之利益，及防止濫訴，爰就系爭規定設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要件，亦即須有確認利益之人，方具有本條原告之當事人適格。至於「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解釋，一般多以最高法院 42 年度台上字第 1031 號判決先例意旨之說明為其內容，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系爭規定雖為確認之訴，然因係確認當事人間之身分關係，故具對世效力，而得發生實體法上身分統一之效果<sup>5</sup>。

而系爭規定既係以「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提起確認親子（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原告適格，亦即凡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無論親子（收養）關係已（不）存在多久，均得提起確認之訴，以推翻（確立）此一親子（收養）關係，則對於親子（收養）關係<sup>6</sup>間之人而言，其等上述受憲法保障之家庭權、人格權，即已受到系爭規定之限制。

三、系爭規定既係限制人民之家庭權、人格權，則自當依據憲法第

---

<sup>5</sup> 見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940 號民事判決、110 年度台上字第 304 號民事判決。

<sup>6</sup> 系爭規定係針對所有的確認親子、收養關係（不）存在之訴，然為行文便利，是聲請人以下僅以系爭事件之原因事實所涉及之「確認親子關係之訴」為說明，尚請 大庭見諒。

23 條規定，審視其限制之合憲性：

- (一) 系爭規定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然同時限制（被）因認領、準正而成立親子關係間之人之家庭權、人格權，應受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限制：

系爭規定之目的，既係保障子女之利益，及使紛爭當事人得透過訴訟程序解決紛爭，當可認係為保障人民受憲法第 16 條保障之訴訟權所設。系爭規定雖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然是否得僅以此為由，而使有確認利益之當事人得無期限地主張此一因認領而產生之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聲請人認為實有疑義。蓋因系爭規定既係限制人民之家庭權、人格權，即應依據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審查其合憲性，即須符合目的正當性，且該限制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而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亦合乎比例之關係。又依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性自主權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是系爭規定一（按：刑法第 239 條）對性自主權之限制，是否合於比例原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及上開 大庭判決揭示未成年人人格權受憲法特別保障之意旨，聲請人認家庭權、人格權既均係根基於個人人格發展及人性尊嚴之維護，而與個人人格不可分離，是於比例原則之審查上，自應適用較嚴格之審查標準。



**(二)立法目的之審查：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為合憲之重要公共利益**

就立法目的之審查上，系爭規定既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及防止濫訴，亦即本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只要法律上利益因為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而受有影響之人，即得允許其依據系爭規定，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其立法目的自屬重要之公共利益，而得為合憲之立法目的。

**(三)系爭規定以確認利益為程序要件，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系爭規定雖以「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作為提起本條確認之訴之程序要件，一方面足以排除濫訴之情形，另一方面也使就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具有確認利益之當事人得以提起確認訴訟保障其權益，應有助於上開立法目的之達成。

**(四)系爭規定未有如同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婚生否認之訴之期間規**

**範，使因認領、準正等而成立之親子關係，永遠處於得爭訟之**

**不確定狀態，對於存有此類關係之人已因期間經過而形成、建**

**立關係之家庭權、人格權已屬過度侵害，而非最小侵害手段：**

系爭規定固係為保障具有確認利益之人民之訴訟權，然由於其權利之行使，將使（被）認領人之家庭權、人格權受到限制，即其等間因此等關係而生之親密生活、感情交流、法律上所生之相關權利義務（如扶養、繼承關係等）於成立後，永無止境地存有遭受挑

戰之可能，無論是經歷長期訴訟之煎熬，抑或是事後遭法院確認為存在/不存在，從而導致其等長期生活關係（含情感、法律等）遭到根本的變更。則系爭規定未設有如同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之期間限制，是否為最小侵害之手段，即有進一步探求之必要。而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是否應設有期間之限制，方屬最小侵害手段一節，之所以可與否認子女之訴相互比較、觀察之原因，係在兩者均係對於親子關係之事後爭執，且均有使身分關係統一之效果。

或有認否認子女之訴係形成之訴；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為確認之訴，兩者有所不同，無從比附援引云云。然聲請人認為，訴訟種類係立法者斟酌憲法上有效法律保護之要求，衡諸各種案件性質之不同，而就其訴訟程序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57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然並非表示某種訴訟種類就「當然」要有，或不須期間限制，仍應回到此一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原則而定。而聲請人認為，無論係形成訴訟（婚生否認），或確認訴訟（確認親子關係），至少在身分關係的統一上，及因此會使法律上的權利會遭受影響上，並無二致，則於審查上，自得將之合併觀察、審查之必要及合理性。

依照否認（婚生）子女之實體法<sup>7</sup>規定，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子女

---

<sup>7</sup> 民法第 1063 條：「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第 1 項）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第 2 項）前

，依法即被推定為夫之婚生子女，而毋庸任何其他要件（如書面、法院認可）或事實（如受胎期間中夫妻應共同生活一段期間）。夫妻之一方或子女如欲推翻此一推定，原則上均須於知悉後2年內為之。衡諸吾國一般民間觀念中，對於「傳宗接代」、「香火」等血緣傳承觀念仍相當重視的情形下，立法者何以能制定此種「明明不是我的（自然血親後代），卻被（法律）當成我的，還不准我再爭」的規定？就此，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即已明白揭示理由係在於：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是該號解釋雖宣告當時的民法第1063條因未賦予子女得獨立提起婚生否認之訴而違憲，然亦說明「有關機關應斟酌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之除斥期間之長短』、其起算日並應考慮子女是否成年及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生父並無血統關係之事實是否知悉等事項，就相關規定適時檢討改進，而使子女在一定要件及合理期間內得獨立提起否認生父之訴」（按：粗體底線為聲請人所加），亦即並未要求立法者須使子女得不受期間限制地，任意主張否認生父之訴，而認須有一定之起訴之除斥期間，究其原因，實係上述「身分安定」之考量。從而，立法者<sup>8</sup>方本於 大院上開

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第3項）。

<sup>8</sup> 民法第1063條於96年5月4日之修正理由：「……二、鑑於現行各國親屬法立法趨勢，已將「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又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通過之「兒童權利公約」第七條第一項，亦明定兒童有儘可能知道誰是其父母之權利。復參酌德國於一九九八年修正之民法第一六〇〇條，明文規定子女為否認之訴撤銷權人，爰於本條第二項增列子女亦得提起否認之訴。三、原條文第二項但書規定，夫或妻提起否認之訴，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因其期間過短，且常有知悉子女出生但不知非為婚生子女之情

解釋意旨，就子女、夫妻、繼承權受侵害之他人<sup>9</sup>分別為提起婚生否認之訴之起訴期間限制。由此可知，「真實血緣」即便從吾國文化或憲法要求（上開解釋及所引用之兒童權利公約）都是如此重要，但基於身分安定之考量，憲法及立法者都要求在一定期間經過後，任何人都不得再行爭執。

是根據上述說明，即便是婚生推定此種「不要求任何其他客觀事實或法定程序」（夫妻關係存續中受胎）、「構成要件事實明確」（依據當代科技，以DNA鑑定子女是否自某人受胎而生，幾乎有百分之百的可信性）、「自然血緣，而非法律擬制」之親子關係，立法者仍基於「身分安定性」之要求，而限制父母、子女等當事人於一定期間後之訴訟權之行使，而為憲法所允許。蓋訴訟權固然受憲法所保障，然保障訴訟權之另一方面即使婚生推定之父母、子女間之親子、家庭關係，即攸關情感、法律上之眾多關係（扶養、繼承等），處於不安定之狀態，而基於家庭權、人格權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從而即有限制於一定期間後使之終局確定，即「任何人」均不得再行爭執之必要，以確保婚生推定之親子關係不至於永遠處於不安定之狀態，而有害其等之家庭權、人格權。

---

形，致實務上迭造成期間已屆滿，不能提起否認之訴，而產生生父無法認領之情形，爰將原條文第二項但書所定「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修正放寬為「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時起『二年』內為之」，以期取得血統真實與身分安定間之平衡

<sup>9</sup> 家事事件法第64條。

回到聲請人本件聲請之系爭規定。無論基於準正、認領或是婚生推定之親子關係，均涉及「有無真實血緣」。然系爭規定卻允許有確認利益之人在訴訟權之大旗下，得以無期限地限制（被）認領、準正者間之家庭權、人格權。以本件原因案件為例，倘若本件原告與訴外人甲「提早」「39天」結婚，則被告即會因受胎期間在原告與甲之婚姻期間內，而成為受婚生推定之原告之子，從而原告於知悉兩造間無血緣關係之2年後，即不得再行提起婚生否認之訴，亦即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爭執此一原僅係被「推定」之「婚生子女」關係，「即便」二人確實沒有真實之血緣，亦然；但兩造如係因本件「準正」而生婚生子女之親子關係，「縱令」原告於被告出生時即已知悉兩造間並無真實血緣關係，仍得於其後之「任何時點」，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

尤有甚者，在婚生推定之情形，倘原告自始至終「均不知」其與被告間無血緣關係（即民法第1063條第3項之期間無從起算），縱令原告之法定繼承人於「被告出生時」即已知悉兩造間無真實血緣關係，依據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2項之規定，仍僅得於原告死亡後「一年」內，對被告提起否認子女之訴；然在準正之情形，縱令原告於「被告出生時」即已知悉兩造間無真實血緣關係，然因系爭規定未設有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2、3項之期間限制，原告之法定

繼承人仍得於原告死亡後「任何時點」，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兩者相較，顯有失衡之處，而與身分安定性有違。

綜上，系爭規定以確認利益作為提起親子關係存否之訴之程序要件，固然有助於有確認利益之人的訴訟權保障，然未予以如同否認子女之訴之「期間限制」等規定，使當事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第三人得無期限地爭執（被）認領、準正者間之親子關係，使此一親子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之狀態，對（被）認領、準正者之家庭權、人格權而言，實難認為最小侵害手段。

（五）系爭規定未有任何期間限制，所欲保障之訴訟權，與所導致對

（被）認領、準正者之家庭權、人格權之侵害相較，應不符狹

義之比例原則：

系爭規定對於（被）認領、準正者之家庭權、人格權之限制非最小侵害手段，已如上述。除此之外，聲請人認為，就保障之「有確認利益者之訴訟權」與限制之「（被）認領、收養者間之家庭權、人格權」相較，兩者間亦不符合衡平性，即狹義之比例原則。蓋依據系爭規定，具有確認利益者固然有其訴訟權應予保障；但相對的，作為被告的（被）認領、準正者間的家庭權（關係）、人格權，一樣受到憲法保障。而且，除了因為法律而生的「扶養」、「繼承」等

法定「財產」權利義務關係外，親子間因為被國家認可、認證的親密關係，情感上的交流，所為的日常生活安排等「非財產」關係，難道不應該在憲法保障的利益權衡天平上，再加上一點砝碼？況如本件原因案件所涉及者，為未成年人之人格權，應受憲法特別之保障，已如上述，對本件被告（乃至於其他此類訴訟之未成年子女，亦然）而言，其在被準正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與面前這個男人，有沒有血緣關係，當然更不可能對這個準正行為（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等），表示任何意見。但在這樣被認領、準正之後，所（可能）建立的感情、連結，卻可以在數（十）餘年後，被當事人僅以「當初辦登記時沒注意、沒查清楚是不是我的小孩」（或第三人以「繼承權受侵害」）為由，硬生生撕裂，此是否符合大庭於上開憲法判決所明揭：「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之意旨，實昭然若揭。

當然，（未成年）子女絕對有權利知道自己的血緣，此已為司法院釋字第587解釋所明揭，然此並非表示，他們應該「永無止境」地，讓所謂的「生父」（或「（權利受侵害的）第三人」）透過訴訟的

方式「被知悉」血緣。如同上述，在婚生否認的情形，縱令父母未提起訴訟，未成年子女倘已知悉其真實血緣，其仍有兩次機會提起否認之訴，此即立法者兼顧「其知悉血緣之人格權」及「身分安定」之同屬憲法位階之要求。又倘（未成年）子女不欲提起否認子女訴訟，立法者亦不會強求其必定非提起不可，此時親子間之關係即已終局確定，即便此一法律上之關係與真實自然血緣有違。則何以在親子關係之訴訟，卻允許當事人被動的，在尚未成年之際，即必須因為「生父」、「第三人」因為「法律上利害關係」（幾乎均為財產上利益！）受侵害，而「被否認」、「被知悉」其親子關係？相較於此，「生父」於「認領」、「辦理出生登記」時，實均已有能力、機會於先行確認親子關係是否真實後，再辦理相關之登記，使親子關係能有效建立；而（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所得主張之所謂「權利」，亦非其與生俱來、理所當然應有，而係來自被繼承人積累之財產。則為了這些財產上利益，使尚生存之親子關係間之當事人，因長時間所建立、累積之關係，基於此所受憲法保障之家庭權、人格權將幾近無期限地，得於事後透過訴訟推翻而受到侵害，兩者相較，實顯失均衡。綜上所述，系爭規定未與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設相同之規定，致使因認領、準正而有法律上親子關係之人，其受憲法保障之家庭權、人格權遭受根本之侵害，與具有確認利益之



人之訴訟權相較，實已顯失均衡，而不符狹義之比例原則。

## 貳、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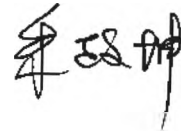
聲請人認為家庭權、人格權既然作為人民之基本權利之一，且家庭制度受國家制度性保障，就其限制自須符合一定之要件。而系爭規定之目的雖可稱是正當，且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然未設有如同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之期間之限制，導致人民因信任國家公權力之親子關係，而建立之親密生活、人生安排將永久處於不安定，得於事後予以提訴推翻，應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爰依法向 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

此 致

憲 法 法 庭

具狀人即聲請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家事第一庭 敏股法官



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附件：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13 年度親字第 5 號裁定 1 件